

時代的號角

詩人華鈴的生命樂章

傅玉蘭*

華鈴(1915-1992)，原名馮錦釗，生於澳門。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崛起於中國詩壇，於上海“孤島時期”獲“時代的號角”之譽。十多年間曾輾轉流離於滇、桂、黔、渝、滬及港、澳等地，發表了大量的新詩及譯作。出版作品有《玫瑰》、《向日葵》、《滿天星》、《牽牛花》、《火花集》及《華鈴詩文集》。本文作者透過研究詩人的手稿、詩集、照片、信函等資料，全面介紹華鈴其人、其詩及其時代。

1915-1935 早歲光陰 文武全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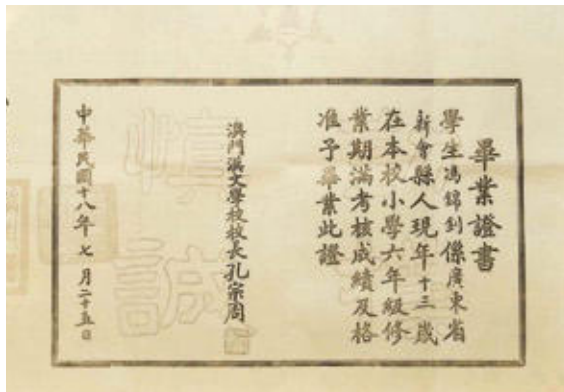
華鈴，原名馮錦釗，1915年5月5日生於澳門[註：真正出生日期應為該年的7月11日。“我生辰是1915年農曆5月29日，5月5日是便於記憶而已。”(1985年5月6日致馮平西函)。]原籍廣東新會。華鈴自幼體弱，3歲即隨長輩習武。小學在澳門漢文學校就讀，12歲時已能背誦長篇古文及古詩百餘首。

1929年，華鈴於廣州知用中學寄宿讀書。在校內讀到許多新詩、譯詩、散文詩、小說、戲劇等。他的武術根底，也讓他在初中校慶表演得了國術獎。早歲起便已是文武全材的料子。華鈴14歲開始新詩創作，第一首為〈姑娘我怎能愛你〉，受到在該校兼課的中山大學張一凡教授的誇獎。

1932年，華鈴就學於上海大夏大學附中。在高中階段，華鈴游泳出色，贏得上海公開賽童子甲組背泳及捷泳冠、亞軍，以特優成績被提昇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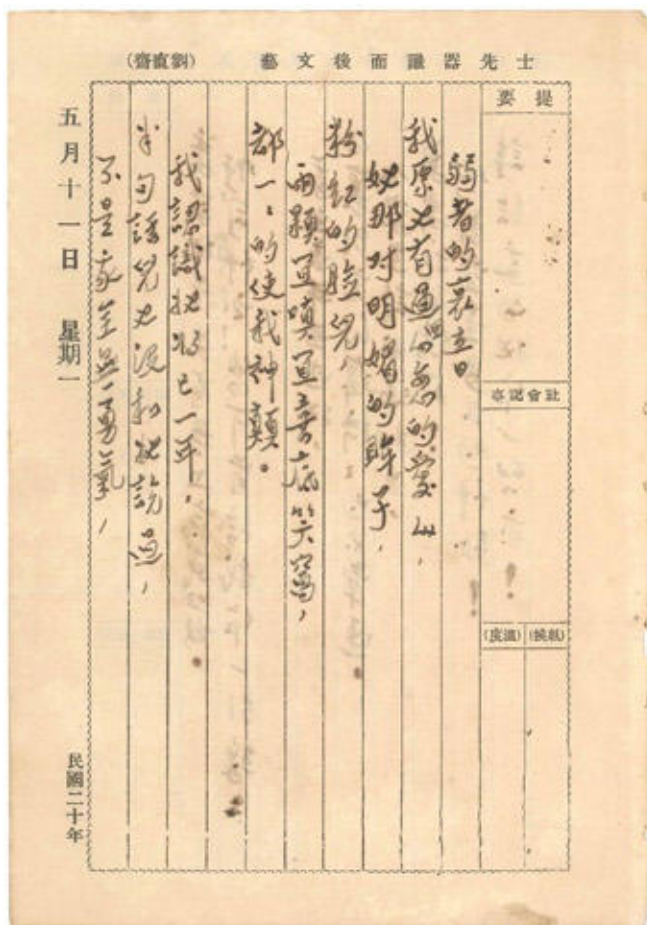
大學部泳隊選手，江南八大學游泳代表。1934年，他更成為浙江省運的雙槳體操運動員，橫渡錢塘江的亞軍，被省長委任為集訓學生游泳教官，並出席運動會表演雙槳。

華鈴18歲開始學小提琴，每天拉5、6小時。也學習唱歌，19歲成為之江大學歌唱班的男高音。同年，華鈴因奔祖母喪，自上海回澳，輟學一年。



華鈴1929年漢文學校畢業證書

* 傅玉蘭，復旦大學博物館學博士。現職澳門文化局，從事博物館策劃、學術研究及編輯等工作。



華鈴早期詩作手稿〈弱者的哀音〉(1931年)

1935-1940 青春樂章 時代號角

1935年，華鈴就學於上海之江大學，同年轉學復旦大學外文系。華鈴除學習勤奮外，還有數不盡的課外活動。

華鈴20歲正式學習唱歌，老師是著名歌唱家胡然。胡然認為華鈴嗓子好，琴也拉得好。胡然寫詩，也欣賞華鈴的詩，並鼓勵他寫詩。華鈴成為復旦大學歌唱班的男高音，樂隊第一小提琴的次席。當時，著名音樂家陳歌辛擔任復旦大學管弦樂團指揮，與華鈴成為好友，並曾多次為華鈴在音樂會上伴奏。

華鈴也跟隨吳曉邦學舞。就在習舞的地方，認識了閔蘆衣，成就了一段終生的良緣。兩人於1937年年底在上海結婚。

華鈴寫詩，早期以愛情內容為主，青春的情懷，交織出情感的樂章。1935年，華鈴寫新詩〈給五月〉，獲詩人陳子展教授激賞，以〈並不自殺〉為題，於6月3日發表在上海《立報》，使用原名馮錦釗，並加按云：“此詩可與魯迅先生的〈我的失戀〉那首〈擬古的打油詩〉詩同讀。”這首詩為現見華鈴最早發表的作品。

1937年，華鈴從復旦轉讀國立暨南大學外文系三年級，開始了他詩歌創作的黃金期。同期，華鈴認識了一大批師長和同學，春風化雨，互勉砥礪，成為華鈴的終生好友。他們是師友陳子展、李健吾、鄭振鐸、孫大雨、方光燾、顧仲彝、王統照、錢君匋、陳歌辛、胡然、吳曉邦、葛朝祉等；同學和朋友有黃子祥、徐微（舒岱）、吳岩（孫家晉）、林祝敵、張可、歐陽文彬等。他們是當時我國文學和藝術界的一時俊彥。

同年11月，上海進入孤島時期。在緊張的時局和一眾文藝師友的氛圍中，華鈴的文學活動更趨積極，詩歌內容更趨多元化、生活化，宣傳愛國抗日。孤島時期上海文人和學生紛紛以筆為刃，辦報辦雜誌，以宣傳愛國抗日。進步刊物有《文學集林》、《大英夜報》、《一般》、《譯叢週報》、《文藝》等等。華鈴與同學合編《文藝》旬刊，並首次以“華鈴”為筆名發表新詩。筆名“華鈴”取義於其詩作《牽牛花》——“我是朵牽牛花，看去像隻鈴；祇是不會響，我是隻啞的鈴。[...] 渺小的一隻啞的鈴（花之鈴）。 ”又，按其自稱：“‘華鈴’之前加‘馮’（姓），為馮華鈴——諧音‘梵啞鈴、梵華鈴’（Violin之音譯），用紀：習小提琴有年，魯鈍無成，不勝憾恨；而實未忘情之意。”

1938至1939年間，華鈴頻繁發表新詩、英詩翻譯和引介國外文學作品。他還陸續在香港、湘、桂、渝等地報刊發表作品。

華鈴的導師李健吾(筆名劉西渭)，著名文學批評家、作家、戲劇家及翻譯家，曾在香港的《星島日報》星座欄內，以正式名字李健吾發表《華鈴詩人論》，推崇華鈴的詩：“[... ..] 有節奏，一種非人工的音韻；字句不求過分的捶鍊；意義不求過分的深切，然而一種抒情的幻想流瀉在裡面，輕輕襲取我們的同情。不像典雅的《紅燭》[註：聞一多詩集之一]，巧妙多在文字的精緻；不像一般的詩歌，放縱熱情和文字遊戲；不像任何書呆子，流浪人；有熱情，不太奔放，

有音響，不太繁碎。這裡是語言，是一切生活裡面的東西，無以名之，名之曰本色。[... ..] 華鈴先生具有晶瑩的開始！欠的是一些些深，廣，熟。”——李健吾(1938年)。

1938年7月30日，在王統照主編的《大英夜報》內刊登了華鈴的〈再會了，歐裕昆！〉。此詩極受王的重視，在“編者按”中指出：

“明白如話”[... ..] 一句句讀下去使人感念；使人覺得是詩而不是話。[... ..] 寫新詩不一定非如此寫不可，但在易讀易感的效果上說，這卻是一條大道。



在《大英夜報》刊登的〈再會了，歐裕昆！〉(1938年)



華鈴大學畢業照 (1939年)



華鈴的國立暨南大學畢業證書 (1939年)

並在給華鈴的信內說：

你的詩清麗有詩思，如能善用純粹白話從深遠處寫意，必更有進益。[... ..] 你的詩不乏才思，卻需學力，這是我的簡單的直言，以為然否？

華鈴整編了他的詩作，於1938年12月及1939年6月共出版了四本詩集《玫瑰》、《向日葵》、《滿天星》和《牽牛花》。計劃中尚有的《勿忘儂》和《曇花》，最後因時局危殆，未能印行。

1939年華鈴大學畢業，便匆匆離滬赴春城，擔任雲南省立昆華中學英文專任學科教員。翌年因言論過於激烈，遭到解聘，返回老家澳門。

華鈴在上海孤島時期如日中天的詩歌創作和愛國熱情，以及他詩集的出版，猶如清越高揚的樂曲，引來文壇不絕的迴響和評價，老師鄭振鐸更把他的詩譽為“時代的號角”。

以下為部分“迴響”和評價：

華鈴君是位年青的詩人，極有希望的文藝家。[... ..] 想不到他這兩三年來，竟這樣

努力，寫成了這樣多的作品，預備接連出六本集子——這不但表示華鈴君這兩三年來努力的成績，並且表示他將來後果的大有希望。[... ..] 詩是感情的流露，是文藝的一種有力的火，[... ..] 我們需要強有力的熱情的激發！詩人是站在時代最前線的，也就是這個原因，我希望華鈴君向這條路線上發展他的天才。

——顧仲彝 (1938年)

我才讀到你的〈蟑螂〉，是篇好詩，是篇好詩！

——孫大雨 (1938年於暨南大學)

華鈴 [... ..] 細膩的地方耐人玩味，粗豪的地方雄渾、博大、深刻。

——黃子祥 (1938年)

華鈴的詩有兩個最顯著的特點：一、音樂性。這是他自己歡喜音樂研究音樂之所以然吧。二、真實性。“沒有東西是美的，祇有真。”你瞧他就用小孩子直白的字眼，給

你藝術家的故事，哲學家的思索。這不是難得還有甚麼是難得？

—— 林祝敵 (1938年)

有的詩人不寫詩，有寫詩的不是詩人。華鈴是詩人，華鈴寫了詩。

—— 舒岱 (徐微) (1938年)

華鈴的詩大部份精緻細膩，耐人玩味，像供在華堂上的玲瓏的小擺設；但天才不是局限於一隅的，華鈴同時也給我們雄偉粗曠、博大深刻的東西。

—— 易默 (黃子祥)

我們曾經有過不少有為的詩人，深感到詩的語言的貧乏和困澀，努力想把實際生活的語言入詩，這是非常好的企圖，可是他們往往失敗。[...] 華鈴先生的詩，在這方面是頗有成就的，我想他不是把語言來代替原來的詩的用

語，卻是從語言中去產生他的詩來。所以，在他的詩中，我們能得到一點語言和語言間的自然流露。這一點很重要，華鈴先生在這上面的努力很有值得我們注意和參考的地方。[...] 我要說，華鈴先生的語言是很活潑的；雖然，那是一種知識分子的語言，然而它卻能吸收和容納了許多旁的語言成分。[...] 方言，甚至許多‘流氓’意識童稚意識的語言都能融會和運用，這大大地豐富和活潑了他的語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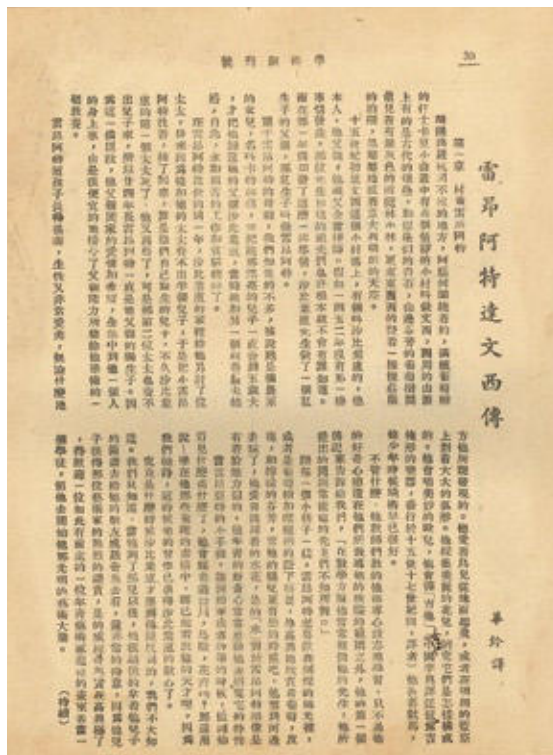
—— 蔣錫金 (《華鈴詩四種》，1939年)

1940-19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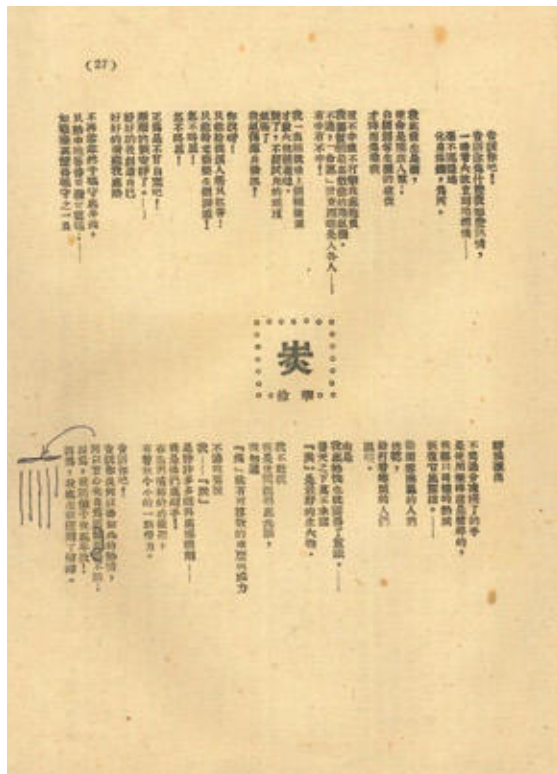
浪跡天涯 長歌大地

華鈴返回澳門後，曾想回上海工作，但因謀事不易，遂仍留澳生活。

1940年，華鈴寫成長詩〈給葉芝〉，自喻為最大的一篇作品。1941年，完成譯著〈雷昂阿特



譯作〈雷昂阿特達文西傳〉刊登於澳門《學術》雜誌 (1941年?)



〈炭〉初刊於1943年重慶的《大公報·文藝週刊》第97號，再於1950年1月刊登於青年學叢《走向新生》第一輯

達文西傳》，並在澳門《學術》雜誌上發表了三章。另又寫訖數學論文〈運籌學〉。這一時期，華鈴在澳門、上海、湖南和桂林等地繼續發表譯作和新詩。

1941年，華鈴在澳重新習武，並在澳門開設第一家華人健身館。在練武高峰期，他上臂比小腿大吋半，胸比腹大11吋，自言是破世界紀錄。1942年，他創辦馮氏英專，並兼任廣大附中英文教員、中德中學體育科教員，教授太極拳。

華鈴在澳重遇知用中學同學勞元熙和林秀菊夫婦，彼此生活坎坷。勞元熙(白丁)是畫家，他為華鈴的詩〈龜〉、〈蟑螂〉和〈戀歌〉創作了數幀木刻插畫。

約於1943年，華鈴與同學韋韶王、歐裕昆等相約浪跡到桂林，得同學鍾思的六姊鍾羽及楊秋人夫婦的收容。他的得意詩作〈橋〉、〈炭〉、〈再也無心跋涉〉等作於這一時期。

在桂林，華鈴曾任桂林美術專科學校英文教員，廣西省立桂林中學、國立漢民中學英文教員，並在廣西省立藝術弦樂團客串第一小提琴(次席)，也曾參加桂林藝術館交響樂團一年。約於1944年，蘆衣也自澳門前往桂林與華鈴會合。

當時桂林是戰時的大後方，大批著名的作家、藝術家及學者相繼來到桂林，文人薈萃，盛況空前。大量文學刊物和文藝副刊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文藝團體組織各種各樣的抗日救亡運動，在桂林掀起高潮。各種展覽、詩歌朗誦會、歌詠會、街頭詩、音樂會、千人大合唱及遊行等經常舉行。

華鈴在桂林重見陳歌辛。其間華鈴曾演唱二次，由陳伴奏。華鈴為籌款，參加胡然老師《長歌》(黃自作品)的演出，在桂林一家電影院演唱，由陳歌辛伴奏。在桂林萬人大合唱中，華鈴

客串獨奏。著名的歌唱家姚牧以華鈴的詩〈咱們〉譜曲，改為〈曙光、月色、吭歌〉，在桂林獨唱會中演唱，其後也收錄於《姚牧獨唱歌集》內。

在致好友雷柏齡之子雷崇普函（1982年）中，華鈴這樣描述他在桂林的景況：

[... ..] (小) 提琴是我招搖的一面小銅鑼，我仗着它走江湖賣狗皮膏藥。[... ..] 桂林中學半年，算是安定的。〈雨〉是宿處的描繪；屋子頂上掉下死耗子活生生的蛆，還沒寫上哩！一個月明之夜，我在環湖的路上邊走邊拉琴；一個美軍知音，走過來往我口袋裡塞錢。（我沒看就一把退還他）無疑我是他眼中的一個叫化。（好氣、好笑；他倒是出諸好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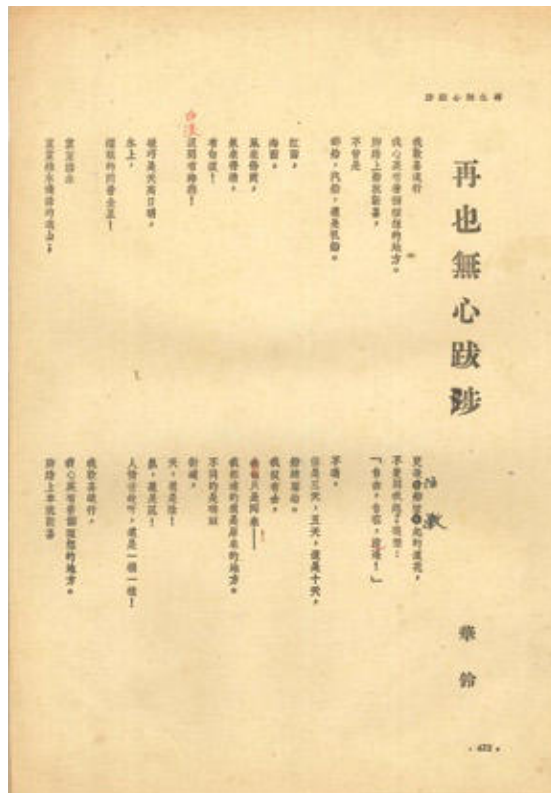
1944年7月桂林大撤退，華鈴隨漢民中學遷校。在貴州榕江師範學校，一連兩晚舉辦兩場“華

鈴個人詩作朗誦欣賞會”。華鈴日間在校園中展出詩作手稿，並幕後作小提琴廿曲輪迴演奏。

在同一函內他寫道：

[... ..] 從桂林斷斷續續徒步差不多走到重慶；背着行囊、單着一祇眼（眼痛，一祇閉着）；日走70至90里公路、山路、田間小徑[... ..]。宿站上我靠着乾草堆拉小提琴，土人聽罷，嘆聲：琴奏得不壞，可憐是個獨眼的！

1944至1946年間，華鈴曾在重慶花溪清華中學和李家沱兵工署子弟學校任英文教員，因言論過激，遭到解聘，轉而回到上海生活。他曾在上海錫華中學及楊樹浦中學任教。至1948年，又遭解聘，轉赴香港生活。他在香港官立工業學院夜校任英文講師及香港漢文學校英文教員，至1952年，復被解聘，便決定回澳門生活。自此，華鈴



創作於1943年6月5日於桂林的〈再也無心跋涉〉，刊登於1947年6月1日《文藝復興》月刊第3卷第4期6月號

步入他人生的另一階段，繼續撰寫一篇又一篇起落宕盪的生命樂章，直至終老。

這十多年間，華鈴在雲、桂、黔、渝各地浪跡，生活顛沛流離，但勤奮依然，從未停止詩歌創作和譯作，並在各地發表大量作品。他的詩名，備受注目，文壇讚譽之聲，迴響不絕：

[... ...] 都能表現作者倔強無淚的性格。[... ...] 滿腔的熱情，往往不是流出來的，而是迸出來的。

—— 陳汝惠(《詩人華鈴》，1942年)

我是從來不愛新詩的，但卻給你寫的詩吸引住了，真沒想到你詩寫得那麼好！

—— 柳無垢(1942? 年於桂林)

瑪耶可夫斯基的長詩〈好〉有四種譯本我都看了，就數華鈴譯的出色。

—— 黃寧嬰(1942? 年於桂林)

這篇〈滾〉誰寫的？好大的魄力！”

—— 田漢(1943年於桂林)

我從來就沒讀過像〈給葉芝〉這樣的好詩，你真的非好好寫不可呀！

—— 歐陽予倩(1943年於桂林)

詩人華鈴有着一種令人難於置信的率直與天真。[... ...] 一個屬於貝多芬型的一點粉飾都沒有的藝術家。[... ...] 它們底來源是生活。[... ...] 再沒有比這使我們感到更親切的了：平凡而崇高。

—— 許光銳(《華鈴底道路》，1946年)

華鈴的詩樸實無華。詩如其人。‘華鈴’就是牽牛花的‘花鈴’，看似平淡最奇絕。華鈴善於從平凡的事物中發現奇絕的詩意，捕捉那最本質的東西。他的詩裡有一股清新的氣息。

—— 許光銳(《回憶華鈴》，1994年)

B. A. FONG'S EXPLICADOR DA LINGUA INGLESA
英國文學學士主辦

馮氏英專招生

初級班	中級班	高級班	實用會話	拼音班	打字班
拼音班、藏字班、實錄班、英文法、初級文法(正續生四月)	拼音班、基本文法、文法練習II、英文作文、實錄班兩條、實用會話七種、中級文法、(正續生八月)	拼音班、文法練習三種、詞研究、難句分析、高級文法、短篇小說、中篇小說、名言名語成語、實錄班高級會話七種(正續生兩年)	初、中、高三級、實錄班、精選會話九十二種	初、中、高三級、學生與同必學熟各英語標音字典之種種音標，使能正確讀出字典中每一個字；能用音標記音；能讀過去發音上錯誤之標音；把握發音原則；能讀字典中本標音之變體等。全期拾元。(學習期一月，不問斷音，不限時間，學成為止)	廿元四月。每日一小時。星期日休息。環境清靜。時間任意

學費一律(拼音、打字除外)每週陸課，每月陸元，每加壹課每月加收壹元，每加十課加十元。

特 點

- 1 除英文法母需死背定義而後進英文法
- 2 全期習作書面改正，學生聽其自便不關之慮
- 3 教材最新最完備，講義詳註，學生可專心復習，不必備課，學步快
- 4 設備自新，錄音教授，三反四復，刻入不淺，最易吸收
- 5 進字標音絕不含糊，學生一旦習畢音標，發音自然自漸熟練正
- 6 中、初階段，教材全部實用，不學零碎難懂怪僻無用之字
- 7 級級全體有知識
- 8 初學或各級插班生之有特別困難者每日課外特約時間由專人負責免費指導
- 9 保證不延誤學生或結其滿一宣稱免費(一般學生重續半費)
- 10 教授熱心，收費少
- 11 教室寬敞，學習情緒高昂
- 12 設備最優，環境清靜，三年又抵十二年。一星期勝於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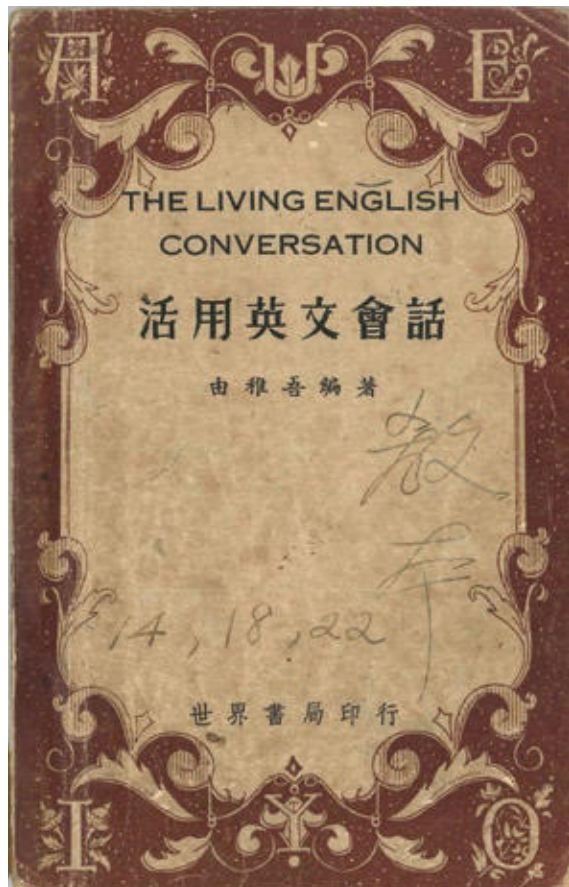
報名時間	主辦人經歷	地址
上午：10—12時 下午：3時—5時 1—5日 (主校附設兩及附人設自新客來客去) (一) 德勝路以內德勝路內所有事宜代以	桂林英專 外語教授；香港官立工業學院 英文講師；國立漢民中學、省立桂林中學、省立昆華中學、重慶清華中學、上海格致中學、澳門廣文中學 高中英文專任廿餘年	澳門新馬路 (中央對面) 德勝路新街口

馮氏英專的招生廣告

1952-1980 歸隱濠江 另闢蹊徑

華鈴回澳門初期，在家裡教英語和小提琴。1953年，華鈴復辦馮氏英專。其後使用老家的大屋作課室，首創全部錄音教學，並以自創的馮氏音標教授英語。其間，他曾在澳門綠邨電台樂隊客串小提琴，完成了《改良英語音標》、《英文成語精選》及《英文散文選註》，並教導三子平南和幼女平北拉小提琴。

華鈴原擬出版詩集《火花集》，一直在等候老師鄭振鐸寫序，但老師於1958年遇空難身亡，詩集的出版便擱置下來。



馮氏英專所用教材

華鈴因主辦馮氏英專，身兼教、職、工，包辦備課、錄音、寫講義、招生、收費，工作過勞，累倒大病之後，實行“武藝復興”，勤加習武。約在1960年代中期，英專學校開始走下坡，也因校舍老屋出售拆遷，約於1960年代末或至1970年代初，學校被迫停辦。

1964年8月，華鈴舉家回國探親，往廣州探訪親屬及朋友楊秋人、鍾羽等；再往上海，重見許光銳、歐陽文彬、吳岩(孫家晉)、葛朝祉、鍾思(時為民生公司總工程師)；後往北京探訪李健吾、吳曉邦、黃子祥、馮金辛等師友。

1967至1968年間，華鈴完成了《世界語錄精華》編寫《今千字文》。1975年，華鈴正式退休，在家中潛心讀書寫作並練武。自言：“體力狀態巔峰，重創1942年紀錄，‘上臂大於小腿吋半’！”

華鈴嚐試重新聯繫文革後斷了音訊的師友，但未獲回應。

1976年，華鈴沉醉於古體詩及對聯等的研究，嘗購買字帖，每天讀帖十數小時，並另闢蹊徑寫舊詩和對聯。1978年起，因種種意外事件和改寫詩作等，招致失眠、胃病，健康急轉直下。至1979年底，他才與好友歐陽文彬、黃子祥和恩師李健吾等陸續回復通訊。

華鈴踏入1960年代後漸少寫作新詩，這一時期的新詩有：〈虎〉、〈打雷〉、〈古松〉、〈你、我〉、〈都有你在〉、〈故事〉、〈北風裡的池塘〉、〈螞蟻〉、〈甘草〉、〈歐金玉〉、〈賽狗場〉等。華鈴將注意力轉而往研究寫作舊體文、不押韻的舊詩和對聯，直至晚年。偶尚有寫作新詩及短文。

儘管華鈴已致力於舊詩及楹聯的寫作研究，在其1970年代至1980年代的手稿中，卻有這樣一篇情感細膩的散文：

初夏午後

四十年前我獨居的亭子間，門上“卜卜”有響門聲響。門輕輕推開，進來的是她。她走



華鈴與蘆衣攝於家中 (1973年) (馮平北提供)



與長子平東及兩孫兒等合照 (1970年代) (馮平北提供)

進了我的房門，她隨手帶上了門。她進了我心
房，我可沒把心房關上。不像是約好，我記得
歡迎她的是一聲“哦”！相對凝視。她鼻子微
有汗珠，是戶外的太陽，是內醞的青春。雙頰
總是紅潤。自自然然就找到了適合的坐處，能
言的眼睛代勞了許多喉舌，主人偏勞了，話
題沒天氣的份兒。天上地下沒個完？不是，
完了，又是接下。話中沒“你”沒“我”，
盡是“他”、“她”。說故事談詩，詩裡故
事，故事裡的詩。間中引經擬典，博引旁及，
說者津津，聽者不倦。燈亮了，相與窗前，凝
眺一會兒街景。送出門，送下樓，送到車站。
有時送返家門開口。路上話不多，總是默默，
併着走。打道回府了，一招手，一點頭。七月
八月九月，隔天，隔三兩天，就是如此。水不

倒一杯，沒一招待小食糖粒，奇怪就是不飢不
渴，話有如此津津有味者。更奇怪的是，彼此
間從沒喊過彼此的名字。是不知怎麼喊才是？
是無須，也許因為“呢”也不曾招呼過，因為
注意力不曾渙散。不聲不響不面對之時也似乎
一樣。怎麼分手，是我離開，是她沒來，不重
要。也就記不清了。

卅年前又是初夏，又是隻身獨處亭子裡。
門上可沒她獨特的“卜卜”。她再沒工夫上我
門來。

1980-1992

暮年壯志 餘音裊裊

華鈴自1980年初開始與國內師友恢復通信。
他如飢似渴地透過一個個的聯繫，陸續找回失去
的舊友。1980年代初，國內剛開放改革，人民
的生活還非常艱苦。在得知眾師友生活上的難處
時，華鈴毫不猶豫地對他們施以援手——儘管
自家生活非常儉樸，他對所有師長和親友，都盡
力提供金錢和物資的援助。他大量匯款、寄葯（
白內障、降膽固醇、降高血壓血管硬化、補眼、
營養品）、送贈電器、家俱、鋼琴、攝影機、音
響器材、錄音帶、書籍、香煙等當時內地稀缺的
物資，甚而擔保好友之子出國等。他古道熱腸，
助人始終如一，直至晚年。

1980年，華鈴對自己的文學生涯突滿懷豪情
壯志，彷彿要為他生命的這段日子奏出一闕最錦
繡的樂章！華鈴自言此舉為“詩、樂、藝三結合
運動”——把他的詩與音樂和藝術結合，以擴大
流傳。這是由於他與國內方面恢復接觸，適逢機
遇所形成的想法。

華鈴在澳門蟄居幾達三十載，其間專注於英
語教學及他所熱愛的武術和舊體詩的創作。在恢
復與師友的聯繫後，華鈴意識到國內的文藝界其
實並沒有忘掉他這個“孤島時期”的詩人，在
《新文學史料》刊物內，還有人一再提起他。這
令他在文壇再露角頭的希望重燃。

儘管華鈴在這階段已很少寫新詩，但他非常認真地整理、修改并自我分析1930年以來的詩作，編成《華鈴五十年詩作與分析》，分寄各親友師長，徵求意見，希望能夠出版。

1981年3月，上海文學研究所陳夢熊致函華鈴，擬將其詩集編進《上海抗戰時期文學叢書》，請他把1937至1945年的詩稿加以整理，作出版之用。這無疑是一記強心針，不單祖國的文學界沒忘掉他，還要為他出詩集，這正是他人生文學事業的一個機會。在各方有利的條件下，華鈴全情投入開展他的“詩、樂、藝三結合運動”。

在“樂”的方面，因華鈴精通小提琴，也曾學唱歌，對音樂有深厚認識。他的老師李健吾早就認為他的詩“有節奏，有音響”，而好友林祝啟亦盛讚他的詩有“音樂性”。他力促讓人把自己的詩作譜曲。

華鈴的表弟，江西著名的作曲家及指揮家張翼，尊敬華鈴並欣賞他的詩，在數年間，為華鈴譜曲二十首，輯成歌集二輯，並請江西省文藝學校教師，為華鈴詩歌演唱及錄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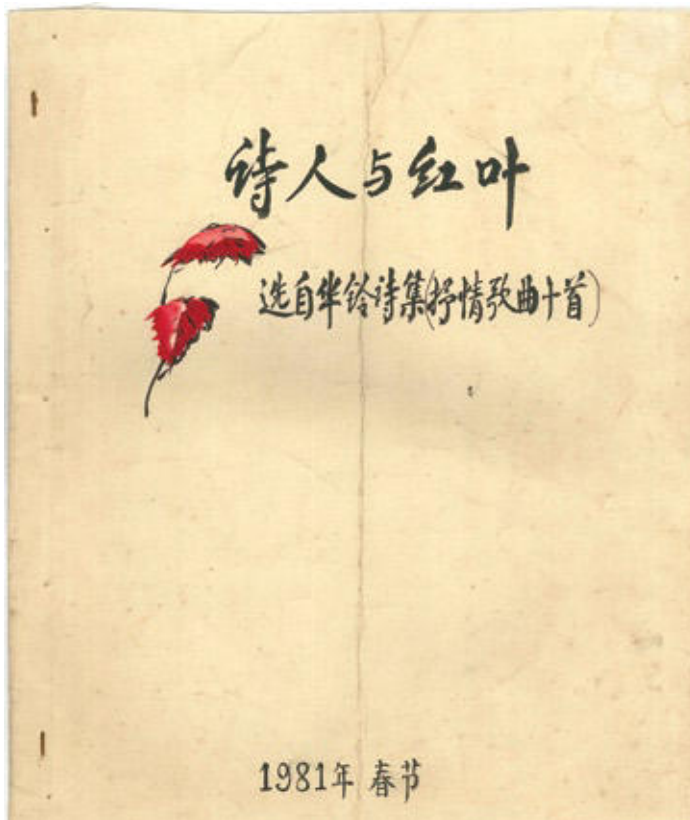
張翼還聯同華鈴的好友葛朝祉，上海音樂學院教授，乘1980年8月江西省音樂家協會於廬山舉辦講習會之機，向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丁善德、副教授桑桐、陳銘志、陳鋼（陳歌辛之子）、北京羅忠鎔等著名作曲家及教師，介紹華鈴的詩作，並邀請各人譜曲。約於1981年中，幾位大師為華鈴詩譜曲的有陳銘志的《螳螂》，桑桐的《愛情》和羅忠鎔的《牽牛花》。

陳鋼是華鈴故友之子，華鈴自1980年8月起與他開始書信往來，並請其譜曲。1981年11月，華鈴還曾在香港兒子平東家與陳鋼見面，當時陳鋼剛從美國講學8個月後回國，經港作演講。香港友人于粦（原名黃玉麟，著名作曲家）帶同梁寶耳（筆

名程逸，香港《信報》專欄作家，精於音樂）同來見面，大家相聚甚歡。

但其後華鈴期望最殷，並曾答應譜曲的陳鋼，拖延數載後，才於1985年10月19日給華鈴寄來他的詩〈謝〉的曲譜草稿。經歷多年的時間，華鈴早已對陳鋼失望，這是他頗引以為憾的一件事。

“樂”的方面，還有一位深為華鈴所欣賞的作曲家——勞元熙之子勞樂。他為華鈴的詩譜曲最多。勞樂有音樂才華，但生活坎坷，寧願當三輪車“苦力”，也不隨波逐流。1981年春節，華鈴前往廣州探訪勞元熙，勞樂祇在春節的幾天，便譜了13首華鈴的詩，成為一抒情歌集，還請夫人張平珍演唱。3月，勞樂又譜成另一歌集及一大型歌劇咏嘆調獨唱，長達數百小節，有正式的鋼琴伴奏。華鈴稍後把《歌集》及錄音帶分寄上海、江西、港澳及維也納等友好，徵集意見。三



勞樂1981年春節所譜的歌集



1980年攝於廣州，(左)華鈴、(中)楊秋人、(右)廖冰兄



講座留影，左起：吳岩、歐陽文彬、葛毅、馮平北、華鈴、葛松、葛朝祉（葛毅與葛松是葛朝祉的兒子）

數年間，勞樂為華鈴詩譜曲70首，大部份由張平珍演唱及錄音，送予華鈴。華鈴在生活和精神上對勞樂作出了許多的支持和鼓勵。

華鈴“樂”的計劃，不單在上海、北京、江西和廣州展開，香港方面的好友于莽，在刊物《聯合音樂》上，也可看到于莽與華鈴詩合作的歌曲。梁寶耳也曾一度有意為華鈴譜曲，但其後因事忙，最後還是婉拒了。華鈴也認識了香港著名演員黎萱（後易名黎宣），中國“電影之父”黎民偉之女兒，朗誦名家黎鏗之妹，答應為華鈴的詩作朗誦及錄音。至1985年，華鈴收到黎宣為詩集作朗誦的錄音帶，共約90餘篇。

華鈴的“詩、樂、藝三結合運動”中“藝”的方面，有這樣的一些情況：

1980年華鈴在廣州重見美術學院的楊秋人，並請其協助為詩作作畫。透過楊秋人，華鈴認識廖冰兄。廖是著名的漫畫家，作品諷刺時弊，抨擊社會不良現象。華鈴與廖冰兄均是性情中人，二人頗為投契，廖冰兄為文壇不夠重視華鈴而抱不平，曾表示要加以協助。其後礙於改革開放，廖的工作非常忙碌，並深以年邁無力為好詩插圖為憾，至1986年8月，最後以畫作《怒牛圖》相贈。

1982年，好友勞元熙及老師李健吾均先後逝世；1983年初，楊秋人也病逝。對痛失師友，華鈴無不感到哀傷。

華鈴稍後請老同學林秀菊（勞元熙之妻）協助發表詩作及尋覓合適的藝術家為詩作插圖。最後，林秀菊請到廣州市彫塑工作室的藝術家俞暢，為華鈴的詩作畫了幾幅素描。在澳門的朋友圈，華鈴也極力尋求協助，如請畫家甘長齡、攝影家李公劍等，為他的詩作添加藝術創作，包括作畫、攝影和唱歌等。

此外，華鈴還希望自己的詩能被翻譯為俄、日、英等外語，以助傳播。數年間，他多次邀請親友翻譯他的詩，但均未能如願。

華鈴在1980年代中期前，除盡情投入“詩、樂、藝三結合運動”外，對自己的研究和創作更精益求精。1982年，他編成《聯與聯話》、《書翰集》、《雜文、隨筆集》、《華鈴抒情歌集》、《華鈴詩歌集》。1984年，華鈴完成《運籌學》（數學論文）的修訂，還接受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匯編》編委會之邀，提供資料入編《中國現代文學作者筆名索引》。

這一階段他在學術上的心路歷程是複雜而多變的。他對自己所選的路向有他的觀點，儘管還是絕對艱辛無比的。在1983年給表弟張翼的信內，華鈴寫道：“[... ...] (19)69年寫《新千字文》之後，與中斷音訊十數載，一一成就顯赫的師友恢復聯繫之後，下筆大大的凝‘滯’了！（凝煉不成，出來的毛病）‘信’，怕丟人，如此，同

樣下筆維艱。開頭我全數歸究‘衰老’，末後，我終於明白：泰半還是由於‘心理壓力’。”

“‘詩集’與‘對聯’裡的附錄，百分之九十比‘詩’、‘對聯’本身的創作艱苦得多。雙倍不奇，十倍者亦有之！好些信也寫得比論文辛苦！這才真的叫誰也不會相信；我叫這現象為‘新千字文的後遺症’。”給弟弟錦海的信，華鈴認為：“[... ..] 喜歡上對‘絕聯’，能看到的對對上了[... ..] 正好適合我‘聯想力概括力’這兩大特長。沒有一對巧對我做不出。”給馮金辛的函內，他說：“《新千字文》是空前絕後之作，修改不少名作。”

華鈴是如此廢寢忘餐地投入工作，加上出版及各項事情的進展高低起伏，毫不順利，令他情緒焦慮不安，以致身體健康日漸轉壞。1980至1985年，他百疾纏身：失眠、心悸、神經衰弱，心臟也不好，下肢風濕；繼而嚴重神經衰弱，坐骨神經痛等。華鈴除了晨運，足不出戶。感到生命有限，常感煩燥。為改善健康情況，他起勁鍛鍊，曾告訴朋友馮金辛：“在澳氹大橋上成了‘名人’，在三號風球裡亦赤裸上身濶步疾走，使路人側目。”好友為他如此過度的鍛煉擔心不矣，並加規勸。

華鈴的終生好友並在經濟生活上最着力幫忙的好友雷柏齡，於1985年10月7日在黑龍江病逝，這令華鈴傷心不已。

儘管健康情況每況愈下，而詩集出版和“三結合運動”又不暢順，華鈴在這數年間，還有些事是值得高興的。他的老師孫大雨，國內名重一時的英詩翻譯高手，在1986年，把華鈴的詩〈橋〉和〈潮頌〉翻譯了英語，這令華鈴感到快慰。

1984年11月，華鈴認識了香港詩人、詩評家及教授黃維樑。數年間書信往來頻繁，談詩不綴。黃譽華詩：“豪氣干雲，多情多采，韻工趣多”。華鈴頗為看重他的評語。

1986年8月3日，華鈴應西南聯大上海校友會、北大校友會等的邀請，前往上海主講《學詩一得》。華鈴重見一班老朋友，並作出演講。他

事前準備充足，演講內加插了黎宣的朗誦，也播放了各名作曲家為他的詩所創作的歌曲，其中還有他引以為傲的女兒平北，在維也納音樂學院畢業時以他的詩所譜的三首歌。在8月4日的餞別宴上，王元化還當著孫大雨、歐陽文彬、張可、凌智及馮平北等面前，背誦了他的詩〈大樹之歌〉。華鈴在這次演講會上，第一次見到欽鴻，成為好友，日後欽鴻為他詩集的編輯和出版，奔走幫忙，寫文章宣傳推介，實在是肝膽相照的朋友。

華鈴晚年的對外活動，還包括了於1986年12月16日應江西海外聯誼會之邀，參加在深圳舉行的聯誼活動，與蔡省三、曹雲霞和余也魯等結緣。

至1986年後，華鈴對事業的雄心壯志已被時間磨損泯滅，加上健康不佳。他在給妹妹錦珊的信內透露了他晚年的時不予我的無奈心境：“[... ..] 廿二、三歲之時一度得意而不以為意(我生性疏懶，本少徵逐名利之心)，乃至暮年禁不住挑逗，居然也來個“結集”與人爭一日之長短。[... ..] 老牛破車，力與願違，頗有吃力不討好之嘆。在武俠小說泛濫，爭奪紙張、爭奪讀眾之秋，向稱“豬頭骨”的新詩集，能險勝出關，真個付梓可能不外二千至三千那麼一回事。[... ..] 過去、現在、以至未來的世界，都是那批勇於做夢、不怕恥笑的準傻瓜造成的；不過才具有別、時勢不同、運氣有好壞、勇氣——傻勁的強度，也有所不同就是了。”“時間”是人類最大的敵人，無敵的敵人！”

至1988年，華鈴健康更趨惡化，瘦損廿多磅，已少寫信。他坐骨神經痛加劇，還加上有麻痺症。

在華鈴晚年的日子，尚有魏中天在1987年邀請華鈴和其他朋友，包括澳門的畢漪汶校長等，撰寫〈我的母親〉文章，以紀念對母親的愛。文章於1990年5月由香港中國文化館編輯出版的《我的母親》新二輯內刊出。該輯內包括了粵、港、澳和國內著名人士的文章，其中也有馬萬祺、欽鴻和歐陽文彬等的撰文。



欽鴻介紹華鈴的文章〈新詩史上閃光的一頁〉，1988年10月29日刊於《西安晚報》

1989年12月，《火花集》由海峽文藝出版社出版，成為《上海抗戰時期文學叢書》第四輯內10種著作之一。

1992年6月1日，華鈴逝世。

1994年11月，《華鈴詩文集》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欽鴻主編。

2011年7月26日，蘆衣逝世。

1915-1992

詩人華鈴 美哉善哉

華鈴寫過了他生命的樂章，飄然遠去。可他的人聲、詩聲和人們對他善良真誠的人生的讚嘆之聲，還在到處迴響，祇要仔細地傾聽，我們還能聽到那裊裊的餘音。

詩人華鈴有着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率直與天真。一見面，他就和我滔滔不絕地談論他自己底詩(他對於自己的詩有一種瘋狂的熱愛)。[... ..]一個屬於貝多芬型的一點粉飾都沒有的藝術家。[... ..]他同時是一個書翰家。

—— 許光銳(1946.6.15《華鈴底道路》手稿)

“真—善—美”三位一體一直是我的信仰。[... ..]我的宿願是做個帶給人們快樂的歌者。人類還有比‘給人們援助，給人們高歌’更高貴的事業嗎？

—— 華鈴(1946.7.29《一封公開的信給老師及其他的工作上的朋友》手稿)

好多年來，我下樓開信箱取報紙取信之餘，往往在門口左右作一番張望，心想你會在門口走過，那多好！(我會得如何大叫一聲，撲將前去，跟着自然就是亂七八糟的說過不停；跟着我上街市買一條大大的‘大頭魚’。你過去總是請我們吃大魚的... ..)許多人把我看作老長不大的孩子，我想會是真的，你不覺得我滑稽嗎？願我們間的情誼永固！多多保重啊！保重！

—— 華鈴(1981.10.20致雷柏齡函)

詩人給我的印象和認識是：旗幟鮮明，愛憎分明，表現了中華民族愛國者的真摯感情和偉大精神——從他的青年時代一直到如今始終如一。可敬！可佩！然而作者又一位十分熱愛生活，非常富有生活樂趣的、詼諧、幽默、風趣的人。可愛！可親！為人的真誠和正直，坦率和謙遜。... ..在許多詩篇的字裡行間都流露出這種可貴的感情和態度，令人尊敬！

—— 張翼(1980.10.25張翼致華鈴函)

我愛詩人天真始終不泯，時常寫出童心的詩意，感情的微妙處。語言明白如話而仍

不失為詩，毫無矯揉造作的通病。詩後的題記，恕我直言，似乎多了一點兒，有時不說更好，讓讀者自己嚼去，李先生寫評論，不是有個《咀華集》嗎？不必束縛讀者和評論家的思考。

—— 吳岩(孫家晉)(1981.1.20吳岩致華鈴函)

我的一篇非常重要的小品〈苦〉，B63里面的“他、她”，苦惱了我卅多年！如何在朗誦中表達得清楚哩？想過用聽得出男女性別的名字，但非“太土”則太“洋”，效果糟得簡直不像話！但結果我終於解決了！這是我今年的一個大大的收穫。我高興得不得了！〈苦〉你聽我介紹過嗎？可以說是一篇‘總情詩’。我大膽地說，空前絕後，不會有人寫得出來！

—— 華鈴(1981.3.24致馮平南函)

白丁(勞元熙)與華鈴，莫逆之交也。白丁之畫，飽含詩情，華鈴之詩，富有意境，簡潔，凝煉，含蓄，有充沛生命力。溯(19)30年代，我們重聚於馬交，白丁曾為華鈴之詩作插畫。歲月流逝，幾經亂離，由少壯以及垂暮，白髮頹首，彼此幸得相見於(19)80年代第一春，恍如隔世，悲喜可知。然白丁之畫，已盡燬諸十年浩劫中。惟獨華鈴尚珍存其插畫一二於《華鈴詩集》裏。予輒以為來日方長，相親未晚，白丁亦欣然相許於榴花照眼之5月，再試頹刀為華鈴作插畫。逆料願未竟已與世長辭，予既不諳詩畫，然死者之願，長懷念已。明日平珍遠行在即，予午夜夢迴，五內俱焚，為之耿耿，因草就《華鈴詩集讀》，權作代庖，用報白丁生前知己耳。讀曰：詩味濃郁，豪宕開闊，酣暢淋漓，浩氣磅礴；點染詠歌，異彩神奪，意境寬廣，哲理蘊藉。

—— 侶陶(勞元熙之妻林秀菊)

華鈴在信旁之批注：“閱之動容，味之無極。”侶陶書贈，壬戌年夏至榴花照眼時節。

—— (1982.6.22林秀菊致華鈴函)

我不管，不知道什麼詩不詩。我把渺小的生命中體驗到的、深切感受到的裁剪下來：圓的圓、扁的扁、醜的醜、美的美、剛的剛、柔的柔 [... ..] 如實交代；不錯‘十年成一句’地也學人推敲；追求的可不是‘典雅’而是“逼真”。擬說：“好詩是逼真的”，那似乎別無選擇，我的詩也就祇好——不好也算，“是好的了”。

—— 華鈴(1982.8.16致雷崇釗函)

我的詩因為寫得太淺了，特別來得難懂。有自負的聰明人，覺得我的附錄多餘；很抱歉，他們也就註定永遠不懂了！[...] 我沒有個人的才能，朋輩中數我最笨；學問更是不濟。因為從小就愛愣愣地耽於冥想。[...] 話說回來，不開玩笑，華鈴的詩卻老實不壞。因為那不是搖筆頭搖出來的貨色，而是一片段、一片段的生命。(過去我如此說，今天我對你如此說，將來我對後代也如此說。因為那是事實。

—— 華鈴(1982.8.16致雷崇釗函)

我爹小販出身，13歲失怙、失學，養老母、幼弟。媽入門之後，勤儉持家，稱典範。我幼承庭訓：飯碗不留顆粒。

—— 華鈴(1983.1.20-2.9致良安(張翼)函)

蘆衣嫂說你就是愛聽好話，說你在地眼中是個孩子，老天真。[...] 華鈴之可貴就在天真，華鈴的詩就是他情的表現，情的吐露，無論對愛情、對自然、對人民都一無飾偽。[...] 可惜你多方面的才華(詩、小提琴、男高音、健美運動以及造詣極高的英語)祇把

音樂細胞遺傳給了小兒子和小女兒。

—— 施雄白(1983.11.17施雄白致華鈴函)

我國詩歌，向來重視音樂性，自《詩經》時代即如此。先生多情多采，所作正合譜曲而歌。[...] 先生詩作，甚得我心。《新詩者何》諸詩，盡新詩之味，可摘之句頗多，如‘妙手慧根，一念捕捉；雲遊天下，心勞日拙！’又如‘莎士比亞，十四行吧？華鈴口占，也來一下’，韻工趣多，且豪氣干雲，正是有為者之本色。...

—— 黃維樑(1987.2.1致華鈴函)

他對於詩作，卻不無謙和的態度。儘管他不會輕易接受別人的批評意見，但確有道理者，他不僅俯首服膺，而且將批評者引為摯友。他對自己詩作的認真與苛求也達到驚人的程度。[...] 他認為，詩人為了對自己，對讀者負責，應當不斷修改自己的作品，精益求精，以臻完美。如今，當我們翻開他的詩稿本時，不禁對他這種虔誠、刻苦和認真的創作態度，油然而生無限的敬意。...

—— 欽鴻(1991.7於南通四風樓，
《華鈴詩文集》頁8)

他天天寫詩，天天談詩，見了他認為志同道合的同學，就牢牢抓住不放，談詩，談他的詩，談他寫詩的甘苦，讓你非心服口服不可。—— 吳岩(孫家晉)(1993.5於上海

《華鈴詩文集》頁310)

華鈴的詩，無一絲一毫的矯揉造作，是詩中的真品。華鈴的詩，無一字一句的故弄玄虛，是詩中的善質。華鈴的詩，無一肢一節的假險醜陋，是詩中的美粹。

—— 錢今昔(1994.7.3於華東師大錄玉軒
《華鈴詩文集》頁323)

【附錄】華鈴年表

1915年	5月5日生於澳門。(真正出生日期應為7月11日，見內文。)小學在澳門漢文學校就讀。
1918年	自小體弱，3歲始下床學步，馬上隨長輩習武。母親在他3歲前已教他認識300多個字。12歲時能背誦長古文。
1929年	寄宿於廣州知用中學。初中時開始接觸《新文藝》、《世界文學》等刊物，讀新詩、譯詩、散文詩、小說、戲劇，翻譯等。 初中校慶表演中得國術獎。
1930年	在知用中學開始詩歌創作，第一首為〈姑娘我怎能愛你〉，受在該校兼課的中山大學張一凡教授的誇獎。
1931年	寫詩〈弱者的哀音〉、〈情〉、〈照片〉等。
1932年	就學於上海大夏大學附中，與歐裕昆及鍾思同窗。他們同遊、同泳，情同手足。“一·二八”事變後，返回廣州知用中學。曾因腸熱，臥病34天，學坐用了3天，始再次學行。
1933年	贏得上海公開賽童子甲組背泳及捷泳冠、亞軍，以特優成績被提升為大學部泳隊選手，江南八大學游泳代表。 開始學小提琴，每天拉5、6小時，鮑韻中是啟蒙老師。 寫詩〈戒嚴〉和〈恐怖地帶〉等。
1935年	就學於上海之江大學，同年轉上海復旦大學外文系。 正式學唱歌，老師是胡然，認為華鈴嗓子好，琴也拉得好，也鼓勵華鈴寫詩。 1935年，寫新詩〈給五月〉，獲詩人陳子展教授激賞，以〈并不自殺〉為題，於6月3日發表於陳主編的上海《立報》，使用原名馮錦釗。這詩為現見華鈴最早發表的作品。
1936年	英語作文比賽獲第二名。 成為復旦大學歌唱班男高音，樂隊第一小提琴次席。陳歌辛當時任復旦大學管弦樂團指揮，曾多次為華鈴在音樂會上伴奏。陳喜愛華鈴的詩，二人成為莫逆之交。
1937年	蘆溝橋事變後，復旦大學遷往廬山，華鈴與好友黃子祥從復旦轉讀上海國立暨南大學外文系三年級，認識大批文藝界師友，如陳子展、李健吾、鄭振鐸、孫大雨、方光燾、顧仲彝、王統照、錢君匋、陳歌辛、胡然、吳曉邦、葛朝祉等等；同學有黃子祥、徐微（舒岱）、吳岩（孫家晉）、林祝啟、張可、歐陽文彬、錢今昔等等。 跟隨吳曉邦學舞。在習舞的地方，認識閔蘆衣，二人於同年12月19日在上海青年會餐廳舉行婚禮。婚後不久，蘆衣懷孕被送回澳門待產，華鈴回上海繼續學業。 11月，上海進入孤島時期。華鈴文學活動和詩歌創作更趨積極，與師友合編進步文藝刊物，發表大量新詩，被鄭振鐸譽為“時代的號角”。
1938年	獲老師李健吾賞識，在香港《星島日報》星座欄內，以李健吾的正式名字發表〈華鈴詩人論〉，推崇華鈴的詩作。 寫新詩〈牽牛花〉，筆名“華鈴”取義於此詩。 在《文藝》旬刊，首次以“華鈴”為筆名發表新詩。 7月30日，李健吾誤寫“華琳”，為華鈴在《大英夜報》刊登新詩《再會了，歐裕昆！》，極受主編王統照的重視，在編末“編者按”內指該詩“明白如話……使人覺得是詩而不是話。” 12月，自費出版個人詩集《玫瑰》及《向日葵》，後者由李健吾和顧仲彝作序。 體檢時發現極度神經衰弱，被勒令休假三周。
1939年	請王統照為詩集寫序言，王雖婉拒了，但稱讚華鈴並鼓勵他“勤習多改”。華鈴接受教益，終生對自己的作品反覆提煉，精益求精。 6月，自費出版另二冊詩集《滿天星》及《牽牛花》。但計劃中尚有的二詩集《勿忘儂》、《曇花》，因時局危殆未能印行。

	1938到1939年間，在上海《文藝》、《立報》、《大英夜報》、《文藝新潮》、《文藝復興》、《觀察》、《戲劇與文學》頻繁發表新詩、英詩翻譯和引介國外文學作品，並續在香港、湘、桂、渝等地報刊發表詩作和譯作。 暨南大學外文系畢業，論文為《包法利夫人研究》(A Study of Madame Bovary)，指導老師為李健吾。 離滬赴滇，擔任雲南省立昆華中學英文專任學科教員。 經李健吾、鄭振鐸的推薦，在昆明認識朱自清、楊振聲、葉公超、吳文藻、沈從文、查良釗等，最受楊振聲與查良釗的賞識器重。
1940年	寫成長詩〈給葉芝〉，自喻為寫成的最大的一篇作品。曾去信請老師李健吾協助於上海刊登，但礙於條件，未能發表。 因愛國抗日言行及在課堂上“散佈”不滿當局的言論，遭昆華中學解聘，返回澳門。
1941年	在澳重新習武，師傅為楊派高手董英傑。開設私人健身館，練武高峰期，上臂比小腿大吋半，胸比腹大11吋，自言是破世界紀錄。 完成譯著《雷昂阿特達文西傳》(《達芬奇小傳》)，曾在澳門《學術》雜誌發表三章。另又寫訖數學論文《運籌學》。
1942年	創辦馮氏英專，並兼任廣大附中英文教員、中德中學體育科教員，教授太極拳。 在澳的數年間，重遇知用中學同學勞元熙(白丁)和林秀菊夫婦，彼此生活坎坷。白丁為華鈴詩〈龜〉、〈蟑螂〉和〈戀歌〉創作了數幀木刻插畫。
1943年	與同學韋詔王、歐裕昆等相約浪跡到桂林，得鍾羽及楊秋人夫婦收容。得意詩作〈橋〉、〈炭〉、〈再也無心跋涉〉等創作於這一時期。 在桂林時期，曾任桂林美術專科學校英文教員，廣西省立桂林中學、國立漢民中學英文教員；廣西省立藝術館弦樂團客串第一小提琴(次席)；曾參加桂林藝術館交響樂團一年。
1944年	約於本年，蘆衣往桂林與華鈴會合。 重見陳歌辛。參加胡然為籌款在桂林一家電影院的演唱，由陳歌辛伴奏。在桂林萬人大合唱中客串獨奏。姚牧以華鈴的詩〈咱們〉譜曲，改名為《曙光、月色、吭歌》，在桂林獨唱會中演唱，並在湘、桂、築(貴陽)、渝間多次重唱。 7月桂林大撤退，隨漢民中學遷校，在貴州榕江師範學校一連兩晚舉辦“華鈴個人詩作朗誦欣賞會”；日間展出詩作手稿並幕後小提琴廿曲輪迴演奏。
1946年	1944至1946年間，曾任重慶花溪清華中學和李家沱兵工署子弟學校英文教員，因言論問題，一再遭到解聘。在清華中學，認識教數學的同事許光銳，二人成為好友。 許光銳主編《重慶清華》，寫了〈華鈴底道路〉，高度評價他的詩作〈給葉芝〉、〈愛情〉、〈橋〉、〈炭〉、〈一個人的一生〉等等。 在重慶被解聘後，轉而回上海生活。仍不斷地在各地發表作品。 在上海錫華中學任英文教員。翌年被解聘。
1947年	任教於上海楊樹浦中學。與許光銳、雷柏齡及施雄白等共事，因長有小鬍子，被認為像詩人“普希金”，叫他“老普”。 重會老友葛朝祉，上海音樂學院聲樂與指揮課程導師。
1948年	編成新詩集《火花集》(1939-1948，第七輯)，擬出版，因等待老師鄭振鐸的評介文章而未印。1958年，鄭老師不幸死於空難，出版計劃遂告吹。 赴香港生活。曾任官立工業學院夜校英文講師及漢文學校英文教員。期間大量翻譯國外音樂界的情況，編成譯文集《91歌劇故事及53歌劇作家》，其中8篇曾在香港《星島日報》副刊發表。 創立了“馮氏改良英語音標”，其認為“迄今為止似仍未有更優良的一種音標”。 在太古漢文學校任教時認識于蕘(原名黃玉麟)，成為好友。于蕘於1950年代對華鈴生活上幫助不少，使他終生感激。在港期間，華鈴經常參加教會音樂會、各界社團、各校演出和獨奏等等。

1950年	譯成托爾斯泰中篇童話《傻瓜伊凡》。 這一時期詩文創作約有〈我們是大多數人，不是少數〉、〈蛇〉、〈欠水的黃花〉、〈牆、釘、釘疤〉、〈紙老虎——為抗美援朝而作〉、〈離歌〉、《〈金鑰匙〉主題曲》等等。 1950年代在香港曾重見陳歌辛，他介紹華鈴認識葉靈鳳，葉當時為香港《星島日報》副刊《星座》的主編。
1952年	編成《華鈴歌集(1939-1952)》，由于莽、姚牧等譜曲。 遭太古漢文學校解聘，返回澳門。自此，華鈴長居於澳門直至終老。
1953年	在澳復辦馮氏英專，首創全錄音教學。
1950年代	曾在澳門綠邨電台樂隊客串演奏小提琴一年；教授小提琴兩年；完成《改良英語音標》、《英文成語精選》及《英文散文選註》。 因主辦馮氏英專，身兼教、職、工、包辦備課、錄音，寫講義、招生、收費，一人苦撐。數年間，積勞成疾，後卒累倒。大病之後，實行“武藝復興”，勤加習武。
1960年	突停止拉小提琴。
1964年	8月，舉家回國探親，往廣州、上海及北京，重會一班好友及老師李健吾等。 1960年代後漸少寫詩，轉而研究寫作舊體文、不押韻舊詩和對聯。偶有寫作新詩及短文，這一時期的新詩有：〈虎〉、〈打雷〉、〈古松〉、〈你、我〉、〈都有你在〉、〈故事〉、〈北風裡的池塘〉、〈螞蟻〉、〈甘草〉、〈歐金玉〉、〈賽狗場〉等。
1967年	1967至1968年間，完成《世界語錄精華》及《今千字文》。 約於1960年代中期，英專開始走下坡，最遲至1970年代初，被迫停辦。英專停辦後，華鈴習武轉勤，也教女兒平北學拳。
1975年	正式退休，在家中潛心讀書、寫作並練武。“……體力狀態巔峰，重創1942年紀錄，‘上臂大於小腿吋半’！” 9月，再次赴上海探親，並去無錫、宜興等地遊覽。
1976年	沉醉於古體詩及對聯的研究，嘗購買字帖，每天讀帖十數小時。
1978年	因種種意外事件、為詩作改寫等，招致失眠，胃病，健康急轉直下。
1979年	年底，始與歐陽文彬、黃子祥和老師李健吾等恢復通訊。其後陸續聯繫上其他師友。 本年的第四期及1980年的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現代文學研究室學刊文史版內，分別刊出吳岩〈朝花夕拾——記一個沖破“孤島”沉寂的文藝刊物〉及蔣天佐〈上海“孤島”時期文學工作回憶片斷〉的文章，談華鈴在“孤島”時期的文學貢獻。
1980年	內地剛改革開放，人民生活條件還非常艱苦。華鈴在數年間，對師友都一一支援，大量匯款、寄葯和物資。 擬開展“詩、樂、藝三結合運動”，欲把個人的詩，結合音樂和藝術，以擴大流傳。 整理、修改並自我分析從1930年以來的新詩創作，編成《華鈴五十年詩作與分析》，分寄給大多數的親朋師友，請他們提修改意見，希望出版詩集。 請其表弟，江西著名作曲家張翼，為他詩作譜曲及錄音。 已少寫新詩，這一兩年，作品祇有〈忙〉、《續〈天真之歌〉》、〈晴空里的一朵白雲〉、〈靈感〉和〈無花果頌〉。其餘皆為舊詩、對聯、論文和雜文等。 病了數月，失眠、心悸，神經衰弱，心臟不好，下肢風濕，至年底才基本恢復。
1981年	3月，接上海文學研究所陳夢熊來函，擬將其詩集編進《上海抗戰時期文學叢書》，請其把1937至1945年的詩稿加以整理作出版之用。 約於年中，透過張翼及好友葛朝祉之助，為詩作譜曲的國內樂界大師有陳銘志，譜《螳螂》；桑桐，譜《愛情》和羅忠鎔，譜《牽牛花》。 好友勞元熙之子勞樂，自本年起，數年間為華鈴詩譜曲70首，大部份由夫人張平珍演唱及錄音。 患嚴重神經衰弱。

1982年	編成《聯與聯話》、《書翰集》、《雜文隨筆集》、《華鈴抒情歌集》、《華鈴詩歌集》等等。 好友勞元熙及老師李健吾逝世。
1983年	廣州藝術家俞暢，為華鈴的詩作畫了幾幅素描。 冬季，坐骨神經痛發作。
1984年	完成《運籌學》(數學論文)的修訂。接受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匯編》編委會之邀，提供資料入編《中國現代文學作者筆名索引》。 11月，認識香港詩人、詩評家黃維樑，於數年間書信往來，談詩不輟。黃譽華詩：“豪氣干雲，多情多采，韻工趣多”。華鈴頗為看重他的評語。
1985年	陳鋼，故友陳歌辛之子，寄給華鈴《謝》的曲譜草稿。 黎萱(後易名黎宣)完成華鈴詩集朗誦的錄音，共約90餘篇。 1980年代于粵也為華鈴的詩譜曲。 7月，坐骨神經痛復發不輕。除了晨運，足不出戶。
1986年	至本年，張翼為華鈴詩前後譜曲二十首，輯成抒情歌集二輯。 8月3日，應西南聯大上海校友會、北大校友會等的邀請，前往上海主講〈學詩一得〉，重見一班老朋友，並第一次見到欽鴻。日後欽鴻編輯和出版了華鈴的詩集。8月4日，王元化在席間吟誦華鈴的〈大樹之歌〉，令華鈴深感滿足。 老師孫大雨為華鈴的二首詩〈橋〉和〈潮頌〉翻譯了英語。 8月，廖冰兄送贈華鈴《怒牛圖》。 12月16日應江西海外聯誼會之邀，參加在深圳舉行的聯誼活動，與蔡省三、曹雲霞和余也魯等結緣。
1987年	魏中天邀請華鈴撰寫《我的母親》文章。 健康更趨惡化。
1988年	坐骨神經痛加劇，加上麻痺症，瘦損廿多磅，已少寫書信。
1989年	12月，詩集《火花集》，終由海峽文藝出版社出版，列入《上海抗戰時期文學叢書》第四輯。
1990年	5月，香港中國文化館編輯出版《我的母親》新二輯，刊出華鈴的文章〈我的母親〉。
1992年	6月1日，華鈴逝世。
1994年	11月，欽鴻主編的《華鈴詩文集》，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
2016年	9月，傅玉蘭編著的《時代的號角——詩人華鈴的生命樂章》及宋子江編選的《至誠的呼聲——華鈴詩文選》，由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出版，分別列入《澳門文學館叢書》史料系列及作品系列。

【參考書目】

《華鈴檔案》，澳門文學館，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

華鈴：《玫瑰》，上海，五洲書報社總代售，1938年。

華鈴：《向日葵》，上海，五洲書報社總代售，1938年。

華鈴：《滿天星》，上海，五洲書報社、兄弟圖書雜誌公司及聯益書社經售，1939年。

華鈴：《牽牛花》，上海，五洲書報社、兄弟圖書雜誌公司及聯益書社經售，1939年。

華鈴：《火花集》，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89年。

華鈴：《華鈴詩文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4年。

吳潤生：《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澳門，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2001年。

歐陽文彬：《書簡情——歐陽文彬藏信選》，上海，上海百家出版社，2009年。

宋子江：〈孤島上的牽牛花：初論華鈴三、四〇年代的詩歌〉，《文化雜誌》第93期，澳門，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2014年。

暨大宣傳部：〈以筆為刃投身抗日——暨大師生與孤島“文藝”〉，2006年10月27日，<http://school.gd.sina.com.cn/news/2006-10-27/2916546.html>